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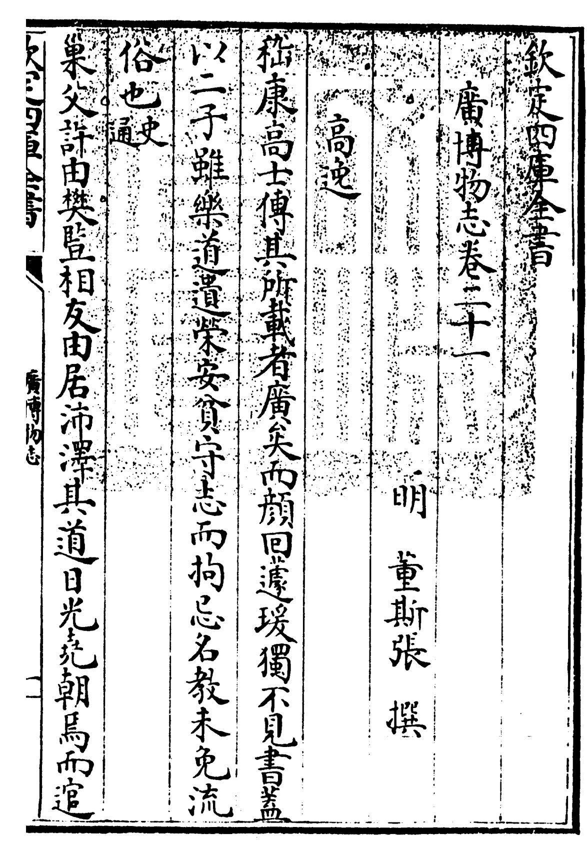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吴靖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明　董斯張　撰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通史

巢父許由樊豎相友由居沛澤其道日光抗朝焉而追

路史又之父適過聞之洗耳於潁豈方飲其牛乃敺而還西湖遊覽志云許由隱林山稽留峰者即其遺蹟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上

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悦公曰子欲貴

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悦乎　嵇康高士傳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峨眉諸名山食菌櫨實服黄精俗傳以為僊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濵通洗之因與鶴同去上

莊周隱於山岳齊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

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琴操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禄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

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上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

因以為號真隱傳

峬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怙漠先生翼神碑

蓋隱此山也水經注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

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袁淑真隱傳

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

册天下既定還宅扶樂集古錄

鶡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清溪上

老萊子親歿隱蒙山之陽枝木為牀薦艾為席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黃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濮濱鬼谷

山受道之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脣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之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

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逆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覇欲翼異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闇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與仁皎然二手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

掇泯滅悲夫痛哉錄異記

韋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自娛陳留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臥佯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反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使曰子為之號鬻於市曰鬻

也其曰非鸐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雞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為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鸐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閟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志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志

鴻安丘戍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

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志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高士傳

鄭樸字子真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為鄭泉雲陽宮記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傳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岍山遷既清貴乃與書勸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高士傳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廵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對曰束身王朝其如北山之雲何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生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高士傳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玦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僊橋云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爾雅卦泉宋之域好事覺之輙去

袁安負暄晴簷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並志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

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嘗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考道學傳云樂鉅公者宋人號曰安丘丈人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遯山谷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盖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於登山絶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

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高士傳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厓玉笥山 傳

鶡冠子隱於幽山衣敝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絶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書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

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侍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上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棲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輩必矜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王僧虔吳地記

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朊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

坐 北海耆舊傳

後漢袁閎散髮絶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

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輙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高士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袞冕之志其道乖矣後漢書

桓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乘柴車來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後漢書

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變形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子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脒與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且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為先 並上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曰思賢亭 別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為棟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盻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居邑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鬬鬩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自穢得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箕為業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三輔決録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任孔子

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𩵋祝𩵋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羖䍽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䍽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鉅鹿張臶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光榮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魏志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

阮籍或閉户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

晉書

籍游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上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

所存良妙康每藹然嘆息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反洛

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

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

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娱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

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晉書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上

晉齊王冏東政張翰曰吾釆南山蕨飲三江水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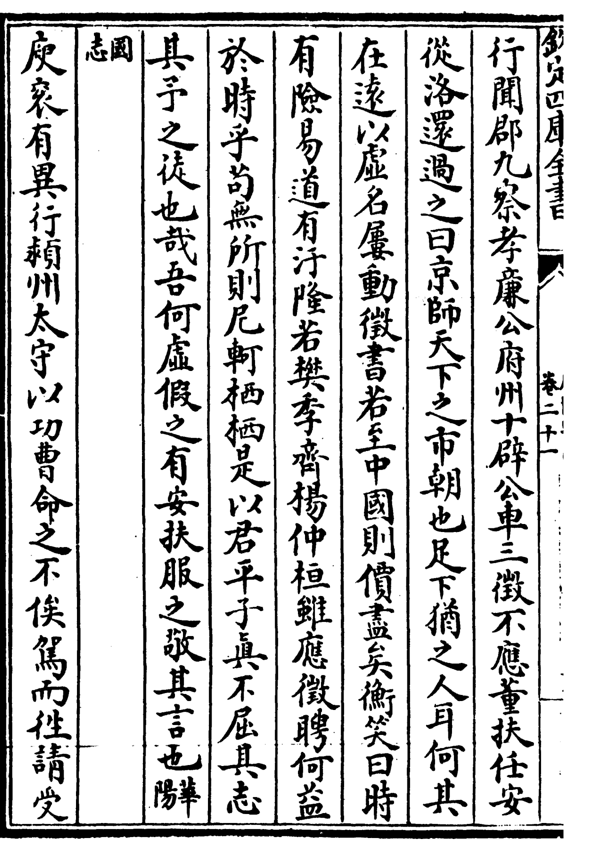
别傳

武陵漁人姓黄名道真搜神記

葛洪貧無僮僕籬頭頽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抱朴子自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皐人網否閉鳥獸為羣伏自惟忖瓶甒瑣器實非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廹天威不能淹

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
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
滓久濁清流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
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上
許邁小名阿映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
魚得水也眞誥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



行聞郿九祭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徴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徴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徴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眞不屈其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華陽國志

庾袞有異行頼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往請受

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逡巡形益恭而有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晋書

索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若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諡為玄居先生上

晉瞿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又操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槪尤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南康志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

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晉書

劉凝之與兄𠔏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荆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饑者悉分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昔巢許稱臣堯舜時載䝉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黙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閭潛或云字深明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

於石壁曰丹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十六國春秋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晉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逌傳耶虎悦其言而止上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襯

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

小宗香云南史

雷次宗字伯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頴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糸軍謝玄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

宗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並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

横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栢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羨魚慕鳥哉永明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為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

炳舊宅南齊書

趙僧嚴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

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南史

劉訏字彦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氊絮訏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輙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上

劉訏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輙留連忘返神理

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甲秀堂帖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為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

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南齊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

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

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

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

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

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

羽化望其還途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説僧達

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男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莫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輙當申譬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驥

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品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

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令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矣歆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潔録其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劉訏字靈預詔徴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訏答曰訏四時卧病三節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訏進不研幾

入玄無洙泗稷舘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家閒樹下之節遠遝潭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日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戸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長隱處也山多龍鬚檟栢望之五采出呼為婦人巖伯

珍移居之二年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並上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吴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吕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死轉不令人畏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於蔡休明者不可謂之夷白乎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蚿賦以自況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歡東歸上賜麈尾素

琴末年以疏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

磬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

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

通乃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

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或

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

竟陵王子良就見之㸃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並上世論以㸃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急忽不復見胤依言卜馬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梁書
胤答皇太子啟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

寧有論書之實緘默畝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兹永已上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垢先生南史

鄧郁字彦達荆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四年有青鳥降于隱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南史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上

裴衍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隱嵩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痾庶偶影風雲永歌至

德詔曰知欲養痾中嶽練石嵩高嶺栖素雲根餌芝青谿深用嘉焉便從來請 後魏書

釋曇雲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為殺雞炊黍並不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養子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以付螟蛉見榮華莪如也

鄭翻字靈雀隱居滎陽三𡼏山慠誕不自羈束或有所

之造米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

覲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

賤並敬服之並上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静掩衡茅不下

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高歡為丞相前後

三辟不就道康以特方亂不欲應之至高陽又徵亦不

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為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徵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為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為上帝所罪暫為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為卿所謂燕曰海内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

屬萬靈歸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令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太平廣記

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

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令懷亦不開口令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後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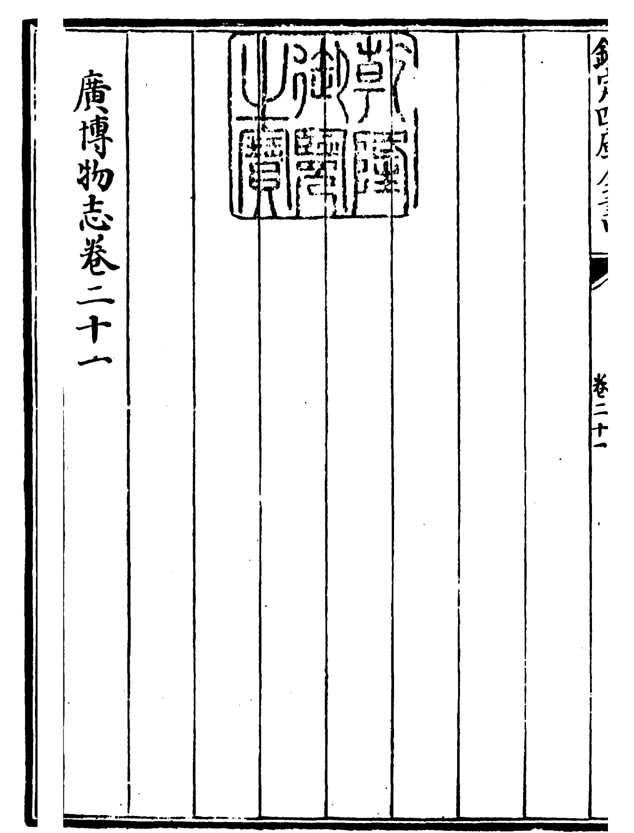
徐則入天台山因絶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南史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

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文中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着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上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吴靖

廣博物志卷三十二

明 董斯張 撰

方伎醫 卜筮 相 巷博諸戲 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呂氏春秋 又郭璞巫咸山賦云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未詳孰是

神農始究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煎藥泰和始為醫書物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為五毒藥謂五藥醫師聚之以共衆醫之所用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疕身瘡曰瘍皆造醫師求藥疕音匕瘍音羊造七到反則使醫分而治之醫師使疾醫治疾病使瘍醫治疕瘍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每歲之終醫師考衆醫之事功以制其食祿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甕八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掌食醫則調和其齊焉和去聲齊才細反

凡食齊眡春時（食宜温也）羹齊眡夏時（羹宜熱也）醬齊眡秋時（醬宜凉也）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凡和（大凡調和飲食）春多酸（酸以養肝肝屬木也）夏多苦（苦以養心心屬火也）秋多辛（辛以養肺肺屬金也）冬多鹹（鹹以養腎腎屬水也）調以滑甘（脾屬土分主四時故皆調以滑甘焉）凡會膳食之宜（畜與穀各有相宜）牛宜稌（牛土畜稌土穀）羊宜黍（羊火畜黍火穀此二者以同氣為宜）豕宜稷（豕土畜稷水穀此以土尅水為宜）犬宜粱（犬金畜粱水穀此以土生金為宜）鴈宜麥（鴈火畜麥木穀此以木生火為宜）魚宜苽（魚水畜苽水穀此亦以同氣為宜苽音孤）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以養生為主然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酸削也上氣逆喘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五味醎苦酸辛甘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五氣五藏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五聲言語所出之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青赤白黑黃也三者皆屬五行相生則生相尅則死故以此眡之兩之以九竅之變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口也陰竅二大小二府也兩之謂陰陽變謂陰陽之變竅苦吊反參之以九藏之動九藏謂神藏五卽心肝脾肺腎是也形藏四卽耳目口鼻是也參之謂陰陽與中氣動謂脉候之動藏才浪反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酸木味木立地中似骨也以辛養筋辛金味金之纒合異物似筋也以鹹養脉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也以苦養氣苦火味火之出入無形似氣也以廿養肉廿土味土之美載四者似肉也以滑養竅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凡有瘍者受其藥焉並上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眄皆藥

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抱朴子

儫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黄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冠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黄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

力士掾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亦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藥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雀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上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物理論

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貴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

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為伏羲葢不有其始曷善其終

炎帝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詑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黄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内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之為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芝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詩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緩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

不二乎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𪗋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人奪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

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公孫尼子

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

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

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
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鶡冠子
扁鵲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 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同
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列子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

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法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上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

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
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
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
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
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
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
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

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列子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脉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名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

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懾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

遂不見後見住常山下 搜神記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刲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朴子云仲景開懐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

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並上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小說

劉平阿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神仙傳

河内太守劉勲女若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史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華佗别傳

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晉書

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瘫尤工甚為當時所嘆服焉

皇甫謐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
遂盡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為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脣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

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與視之曰可刳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絶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

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建康實録注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

卽愈續搜神記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冥祥記

晉殷文祥一名道筌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荆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卽施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别往

丹露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

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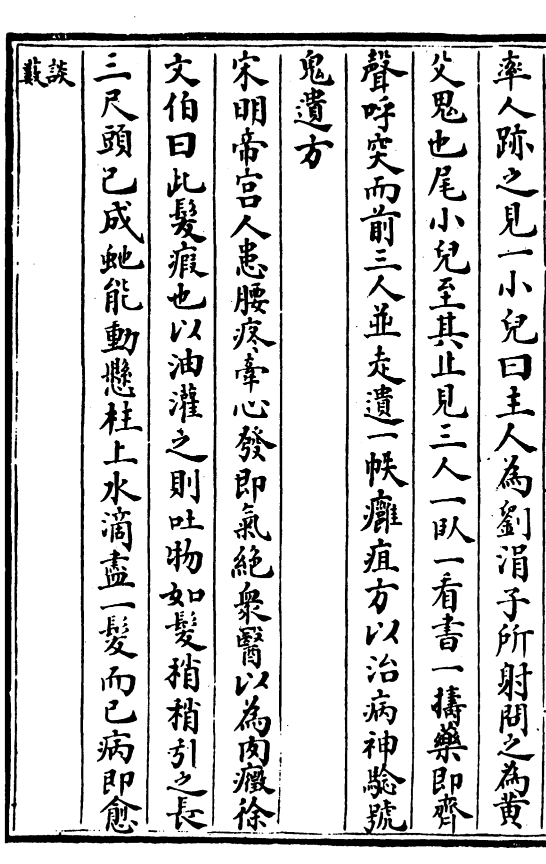
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

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

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飲服莫不

皆愈

劉涓子晉宋間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二丈走聲如雷明



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為劉涓子所射問之為黄父鬼也尾小兒至其止見三人一卧一看書一擣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鬼遺方

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絶衆醫以為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虵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南史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疢積年不差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尸注也當須死人枕煑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焉以半邉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

服之得大利蚘虫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其

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南史

王僧孺工属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説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梁書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

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瘦損南史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
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軍參軍李猷焉顔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
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
文律曆醫方樂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
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

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胥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來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敝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胥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胥公貌寢形陋而聲韻氣清暢敏既頻勝群僧而乃

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浄居殿命胥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歴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虚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辨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㸃談絶倒覯者莫不區量忘歸然敏詞氣畢沮於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輿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梁四公記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

厮養亦為之療護北史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酉陽雜俎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舩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

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用湯方服一劑其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北齊書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

感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為之彊服遂得汗病愈 續世說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病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隋書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上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吃鱠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餓啜之遂愈

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以下卜筮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鄭玄記

云黄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碁卜京房始以錢卜原物

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

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俞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關尹子

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

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

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思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爛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

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
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
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盥蓍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退
東向問蓍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
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
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
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襍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

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為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白虎通

大卜掌三兆之法兆灼龜之象也一曰玉兆如男子弄璋之兆其象在左者二曰瓦兆如弄瓦之兆象在右者三曰原兆如易比吉原筮原之言再也象之上下左右未定者宜再推之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經常也三兆之法其常體各有一百二十也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占之繇辭也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掌三易之

法易變易也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出於思慮有因而至者二曰觭夢角一俯一仰為觭人晝俯仰於事夜則為夢觭奇三曰咸陟無心感物為咸陟升也謂無所拘滞而自有其夢其經運十運即眡祲所掌十煇也以占夢之吉凶運或為緷當為煇其別九十每煇九變別為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因有大事則作龜而命之有此八者一曰征行討征役二曰象天象變動三曰與與人共事四曰謀啚事於人五曰果事成與否六曰至人至與否七曰雨祷雨八曰瘳瘳疾瘳質畨反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變之占以八命作龜則以龜筮夢三者合聚而占之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周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謂出其占書也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眂高揚火大事大卜眂高則此卜事蓋小事也揚火以作龜熾其火以灼龜致其墨明其兆廣之大小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上謂仰也下謂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以授命龜者卜師辨之以授太卜而詔相之詔告以言也相贊以事也相去聲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天龜主俯者靈也地龜曰繹屬地龜黄仰者繹也東龜曰果屬東龜青前弇果也果音果反

西龜曰靁屬（西龜白左倪雷也）南龜曰獵屬（南龜赤後弇獵也）北龜曰若屬（北龜黑右倪若也）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以牲血釁之）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菙氏（菙荊木也灼龜用之）掌共燋契（燋即灼龜之木也契即開龜用之鑿也卜則爇燋以灼龜用鑿以開龜也燋音焦）以待卜事（菙人共之以授卜師用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將占八命之事先以蓍筮之而以八頌占之簭音筮以八卦占簭之八故八卦即三易之經卦也八故八事之故也以眡吉凶眡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卜簭龜爲卜蓍爲筮君占體體兆象也體有吉凶大夫占色色兆氣也色有善惡史占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卜人占坼坼兆骨也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焉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用以進退占人之能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鄭氏曰巫字皆當爲筮筮更者筮變動也二曰巫

咸筮衆心也三曰巫式作法則也四曰巫目立要凡也五曰巫易革天命也六曰巫比包進羗也七曰巫祠筮牲與日八曰巫參筮御與乜參乜南反九曰巫環攻伐而圍之也孟子曰環而攻之以辨吉凶辨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之筮不吉則不卜也上春相簭上春乃一歲之始相視揀擇其蓍草可為筮也凡國事共簭以共國家占筮之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為太陽月為太陰星二十八宿屬陽日辰十二次屬陰蓋以歲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而占六夢之吉凶也一曰正夢安靜而夢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三曰思

夢覺時所思想而夢四曰寤夢覺時所道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歲十二月聘問王夢獻吉夢於王王夢之吉則獻其兆王拜而受之吉夢在王而佑之者在天拜而受之尊天之所佑也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敺疫並上

古司怪主卜元命包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

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㸑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

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顔氏家訓

葢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辨黄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予天者雖絶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遰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于窺覽羨門五將巫經玩習韓終六壬常所寳愛至於周王白雉

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嵓

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

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萊而兩之竊自許矣梁元帝洞

林序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熒惑云不吉不利出

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歸藏

傅說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

筮得利建侯之卦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大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一云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數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穆天子傳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為秦伊山越絕書

蘓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蠡卜傳說自

給春秋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廻朔經二載乃至未至聞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寀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賫絹二疋往卜叩賓門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覔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向西招水大喚到日請詣之至日朔至帝

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嘆别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搜神記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

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高士傳）

漢安定皇甫嵩真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米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八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西京雜記）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為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筭曰甘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鵞鴨皆道其數果蔬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上

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竄伏青州界中賣卜

給衣 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

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卉誠有踧踖頗能别者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搜神記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

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孝子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鬬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為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為

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
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鳥與鷰鬬者直老鈴下耳
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
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
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
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為高宗
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
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汙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

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文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文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為黄能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

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宜乎搜神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

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䰟寃痛自訴於天耳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魏志

郭璞嘗遇顔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

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蓍龜晉書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
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為致之卽
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搜神記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
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
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

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釁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上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於庭而逃

王長文聞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華陽

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謂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至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襍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中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

上

隗炤者汝南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果大困欲

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輙止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遂齎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沉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為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妻兒者恐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之言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筩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搜神記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傾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

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因繫栲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語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活之效

上

釋法顒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襟伎

及著文卜相備盡其妙（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喚喚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遂差（洞林）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婦病四十餘年今弟卜之得明夷

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卽便發作按卦當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户前立遥呼婦人詣其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殷侯共議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上

梛世隆善卜别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

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淚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齊書）

阮孝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三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

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一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

醜為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

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録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錬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顔氏家訓

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琥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垢之履曰上既為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文帯午寅則為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

或重恪於是神服後周書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

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

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

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盤虎踞之美地靜鎮於

城纏天闕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

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

及其深目長頸頳顏蹙齃蛇行鷙立猳喙烏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取栖遑之迹豈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候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梁劉孝標相經序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

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笑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聚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吳越春秋

丞相黄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為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為列侯論衡

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寛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寛結膠漆之交盡筋

力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上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覲視有相見輙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病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

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犢侯入為天子

濟遂至司空項氏始學篇註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

郡吏後果如其言後漢書

頴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

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

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

卿阿騖耳何意戲言遂驗於今欲阿騖使得善處追

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夭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旣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三國典畧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聞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

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上

宣修容善許負之術金樓子

念賢字蓋盧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

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初學記

庾道愍精於相本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為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吏刻之

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魏氏春秋以下碁博諸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棊季咸造胡向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鬬草劉向作彈碁物原

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

此守邉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　桓譚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雜記

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　抱朴子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

能書甫悵道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吴録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 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酉陽雜俎

魏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韶李延寔頗奕碁時謂為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梁國張惲字義元為郡吏入值太守園棋投札於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絶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射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棊第一品吴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

南史

梁王瞻善棊工射飲酒彌日而精神朗贍武帝謂瞻有

三術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宫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為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為蚓老僧鉏地誤斫其

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為黄門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宋書

宋明帝好圍棊棊甚拙去格七八血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上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

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天子北入於邴與井公博三日而决穆天子傳

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釆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謂之驍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

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顏氏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摴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河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

亦僂陸也（後魏李郃序）

僂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類要）

梁時荆州掾屬僂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襍俎）

王弘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摴蒱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裹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

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異苑）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畧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北史）

周武為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為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為不同太平御覽

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鬬象碁則戳國事也說苑以下幻術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呪方京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關尹子

丁侯不朝武王乃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

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為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

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鎭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黒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㕩其臂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物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列子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僊術之要而螭鵠龍虵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黄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

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氷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𦡱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萇弘而求正諫之士

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衣

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羣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胥之國來朝則身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僊巧麗特絶人皆

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尸羅噴水為雰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雰霧
乃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
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
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
人乘雨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
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口中
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為

嬰兒倏忽而死杳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並上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物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

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亾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列子

魯般燉煌人巧侔造物嘗作木鳶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於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鶱軒軒惟恐飛躍拾遺記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黄公少時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

如芥也容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鵲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異苑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

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
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
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闇海經十年
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
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
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悦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
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
也而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

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為九服之不復思夢乃作靈夢臺歲時祀之拾遺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後漢書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

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閉掣絶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搜神記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七尺之形

遊於變化之内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神仙傳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昞次禁楊柳為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

主人驚怪晒笑而不應屋亦不損搜神記

趙昞常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為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上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䙡其口內唯半舌在旣而還

取含之有頃吐以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頭對翦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而含之再三吹呼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蠅螻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

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腆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

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龍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恡語擔人云試為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

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餉百姓窮者當時便作父母在牀也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為江州向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惜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幽明録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

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沲噓之便斷瘡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鵲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幻術慮必亡叛約縛枷鏁少日已失所在異苑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為廷尉有一人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榜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為青龍裂睛呀口據泰案有欲齧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

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命上坐以為神人因求問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寃何獨於貧道士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别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劒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葢劒仙也廣記

顧歡好黄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

村人告訴求哀擲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後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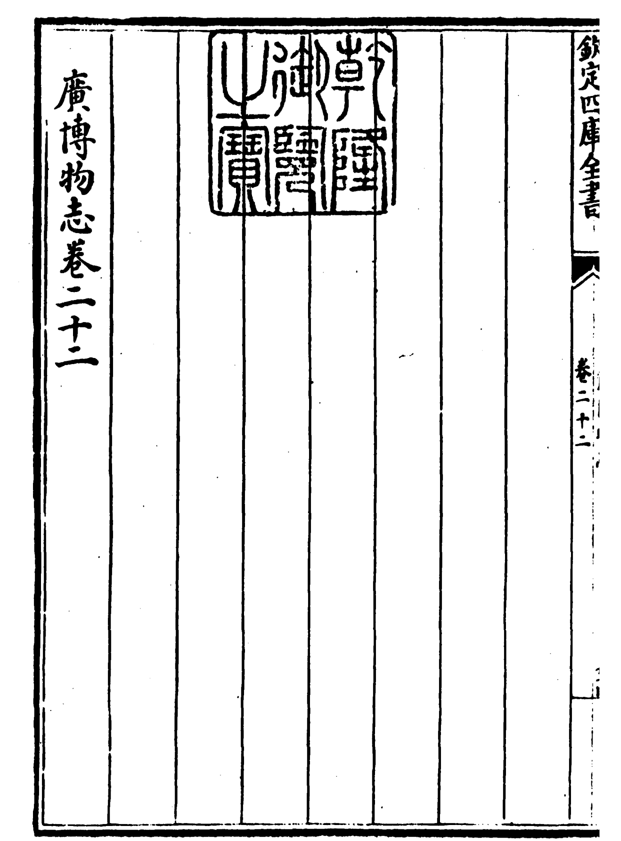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劒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

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殽忽有一老翁負大筴至坐於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㗛乆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筴亦不覺筴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卻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劒門又見

前者老翁携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過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鄰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廣記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兩京記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廣異記



廣博物志卷二十二